



日本茶道中の有关茶花的教学：
用佳 和 史展开的教学方法

メタデータ	言語: eng 出版者: 公開日: 2012-01-10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顧, 春芳, 顧, 雯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s://doi.org/10.24729/00006094

论日本茶道中的有关茶花的教学

——用佳话和历史展开的教学方法——

顾春芳 顾雯

引言

茶花也叫做茶席的花。在日本，茶席的花是茶汤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有茶事和开茶会的时候，主人在茶室的壁龛，根据季节和趣向选择花器，在花器中插入寄托着自己清静之心的花，这就是茶席的花。

茶席的花既属于茶道，也属于花道，因为它也是一种插花。

茶席的花最重要的一点是要用“茶汤的心”插出来的花来作为这一茶席装饰的花，即只有用“茶汤的心”插出来的花，才是体现了茶道精神的花，也就是说茶席的花是“茶汤的心”的表现。

同样是插花的一种样式，但茶席的花有其独特之处。它不象生花那样，在插花作品中，中间插什么花，左右两边配什么花，以及花枝的高低等等都有一定的规矩，即规定了花形。茶席的花没有规定的插花方法，也不设花形，可以说是一种极其自由的插花样式。因此茶席的花的教学也就和其他的花道流派不同，它不注重插花的技巧和花形这样的有形的教授，而是注重“茶汤的心”与茶花的美学思想这样的无形的教育。也就是所谓的意识形态的教育。

各个流派的家元在教学中，主张强调茶花的祖师千利休的有关插花的美学思想，茶花一流也自有它的理论体系，但在具体的教学展开中，他们并不是只围绕茶花的理论来展开，而是注重把茶花的祖师千利休是怎样说和做的，还有茶花史上的那些名家的逸话等讲给弟子们听，让弟子们去感受，去领会其中的精神，去悟内中的真谛。并通过讲述茶花的历史来启发弟子。自茶花一流的形成到现在，这种用佳话和历史展开的教学方法收到了很大的成效，以下拟从这两方面开展论述。

一 用佳话展开的教学方法

心神凝聚的茶花是茶花中最为重要的思想，同时它又是与“茶汤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的。

所谓“茶汤的心”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就是“用真诚的心来招待客人”，即通过

茶汤——茶事的全体过程来表现出主人待客的诚心诚意。在这里茶是不用说的了，但花和茶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主人必须将自己的心神凝聚在茶席的花中。如果认为花本身就是美的东西，只要插入花器中就可以了，那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因为只有将自己的心神都凝聚在插花这一过程之中，那么这个插花作品才会有生命，花才会显得更美。怎样才能让弟子们领会呢？

家元告诉弟子们，在茶席中把花插入花器中，是主人的心境的一种表现。用茶汤来招待客人是一件非常抚慰的事情，这时茶席上的壁龛的花就是“一期一会”的象征。这“一期一会”是从茶会中得出的心得体会。千利休的弟子山上宗二（1544-1590年）在《山上宗二记》中写道：“一期一会”是指一生中仅限一次的相遇。就是说茶会中主人和客人这次相遇的此时，此景都不会有第二次，每次都应该珍惜这一生中仅有一次的相遇。因此作为主人首先要非常喜欢这一茶会，以“一期一会”的态度做茶汤才是。这就是所谓“茶汤的心”。为了使“茶汤的心”更为形象化，茶花史上的佳话则不失为的首选。千利休的老师武野绍鸥²有一段这样的佳话：有一天，武野绍鸥家突然来了一个客人，可家中没有一点能够招待客人的东西，于是武野绍鸥就用一朵凝聚着自己全心身的花来招待客人，这是比山珍海味的宴席不知要高出多少的盛宴，是真正地实现了“茶汤的心”。

弟子们在这段佳话中所能领会到的“茶汤的心”的意思就远比那些理论要深奥得多了，这样，家元说的“在茶席中，除了主人和客人是有生命的以外，花也是有生命的。”就容易理解了。因为花也是有生命的东西，所以在“一期一会”的茶会中就更要用心来对待它。不论是在庭院中精心栽培的花，还是自己去野外找来的花，都必须让这花在茶席上以最好的状态面对客人，这一费尽心神的茶花才是对客人最好的招待。

还有武野绍鸥在写给他的弟子千利休的《枯寂文》中这样说道：“茶事本是闲居时去的很愉快的地方，让友人轻松地来，用茶点招待他们，这时再插上一些什么花，能给人的心灵一种抚慰。”

千利休对老师所说的“能给人的心灵一种抚慰”可以说是身体力行，在一则佳话中我们可以看到：

千利休在花上看到了露珠，他不忍就这样把花剪下，一直等到露珠散了后，才把花剪下，再给花加上水，可总是和露珠不一样。千利休觉得，这露珠就是花的生命的标志。拿到茶室的花，即使露珠散了，也要让人感到露珠还在的样子。千利休插的就是这种能感觉到露珠还在花上的花。这就不仅只是把花的形状，而是必须把花活着的风姿，花活着时的在野外的气息和呼吸，在风中伫立的样子都要插出来。千利休就是这样，要把世间最美好的茶花献给客人。

家元们就用这个佳话让弟子们从千利休的等待中体会“茶汤的心”里面所包含的真情。这样的花在茶席中，与主人、客人一起呼吸，一起享受光阴的逝去，给人的心灵以何等的抚慰啊。这样弟子们会从中领悟到要想把花插得美，就要将自己的心神凝聚在花上，在插的时候是用自己的心来插。为何说插花不是用手，而是用心？因为是要把自己

的心寄托在花上后，再用心来插花，这是最重要的。要把爱花的心传达给花，这样才能通过花把这心传给看花的人，这就是“茶汤的心”。

家元们还喜欢讲的是千利休以后的古田织部³的一则这样的佳话。

1596年（文禄5年）的3月9日，古田织部在伏见的家中开茶会，招待松屋久好⁴和大加屋道贺。茶席上，挂着一幅清拙正澄的墨迹，下面放着一只唐物的笼，左右插着两朵山茶花，中间有一枝樱花，在笼口只能看到一点。本来樱花是富贵的象征，茶花中一般是不用的，可这次是客人大加屋道贺送的一枝熊谷樱，古田织部考虑到这是客人的一片盛情，所以就将它插到了笼中。据《茶道四祖传书》中记载，茶汤的礼物中花是受到禁止的，可古田织部非但没有拒绝，还将这枝樱花插入笼中。古田织部的这种以真诚的心来待客，让客人在茶汤中得到抚慰的态度，正是“茶汤的心”的本质。

弟子们能从中领会到茶花是作为一种以心传心的艺术形式，“茶汤的心”是高于一切的，它可以不受任何规章制度的制约。弟子们从这则佳话中能领悟到什么才是茶花的最高境界。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佳话的教学效果显然远胜于教条式的理论教学

二 通过学习历史来理解“枯寂”

茶花的美学思想的中心“枯寂”，这是与“枯寂的茶”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教学中，为了让弟子们理解什么是“枯寂”，家元就主要讲“枯寂的茶”的历史及其发展。

“枯寂的茶”的创始人是奈良的称名寺的僧人村田珠光⁵。与村田珠光关系亲密的能阿弥⁶的花传书是由池坊专应⁷的花的口传书整理和归纳的。池坊专应的花的口传书中说：“能阿弥这一派的花的口传书是主张学习山野中生长的草木的样子来插花的”。这也可以说是村田珠光的想法。武野绍鸥的《枯寂文》中这样说道：“关于‘枯寂’这一词汇的解释，古人虽有各种各样的所谓‘枯寂’的作品传世，但不论是和歌还是诗，它们的共同之处是正直、谨慎且又深奥，这就是真正的‘枯寂’”。在武野绍鸥看来，茶花也必须具有正直、谨慎且又深奥的品格。

村田珠光和武野绍鸥的有关茶花的美学思想都被千利休继承了下来，他完成了从“枯寂的茶”到“枯寂的花”这一过程。千利休认为“插花就应该象山野中的花那样”。因此，要先弄明白开在山野中的花原来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再开始插花。而千利休就是从开在山野中的花中体会到花的心，他“用清心来插清花，截清竹，然后再注入清水”。从这一茶汤的美学思想来强调自然的和谐。千利休还提出“小客厅的花必须只用一种，而且只要插一、二枝就可以了”。枯寂茶室好小，在这小小的空间放上立花的话，就占据了人所需要的空间。在千利休看来，低矮狭小的草庵茶室，配上在小花瓶中投入一朵或两朵小花的插花作品，确是再也合适不过的了。

弟子们在了解了“枯寂的花”的历史后，就会觉得千利休的“插花就象开在山野中的花那样”的美学思想，其实已是否定了技巧的东西，更重视的是花的生命。在竹花筒或竹笼里插上两朵野菊花，是非常朴素简洁的。他们可以从体会到朴素也是一种美。

家元们在讲茶花的历史时，总是提到在茶花史上有名的“牵牛花和茶汤”的逸话。在迎接天下人丰臣秀吉的茶会时，千利休把院子里开着的牵牛花全都摘光，只留下一朵一瞬间就枯萎了的牵牛花插在茶席的花器中，然后千利休就和天下人秀吉在茶室中，对着这朵牵牛花体会“花就象开在山野中那样”的美和枯寂茶的调和。

家元就是要弟子们从中感受到什么是“枯寂的花”。

千利休的枯寂还产生了一样东西，那就是竹花筒的利用，这就是竹花筒的历史。这也成为了家元们的教材。在千利休的茶会记录中，千利休插花大多用以胡铜为中心的陶器、竹笼和竹花筒，在今天看来竹笼和竹花筒与古色古香的花器一没有很大的差别，但在当时使用竹笼和竹花筒却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因为那个时代的插花都是用从中国来的贵重的青铜和青瓷的花器。当时的人把青瓷的花器中的“凤耳”定为最上乘，在人们的心目中，其中的现在被定为日本的国宝的“万声”简直就象长了双翼，发出能够穿过天地的鸣声，看着这“万声”青瓷的清澈纯静的美所产生的坚毅，听着这“万声”的不可思议的鸣声，就会觉得它有着王者风范，这就是当时的以花器为中心的花。

人们汇集了来自中国的各种贵重物品举行书院茶，在那里不用说是书院装饰的立花。人们在那里用着最高级的茶具悠然地品着茶，欣赏着各种名器和豪华壮丽的立花，尽情地享受着耳目之欢娱。但千利休的“枯寂的茶”却从这豪华多彩的书院中走出，来到了草庵小屋。四周是土墙的茶室与黄金的茶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于是用竹做的茶勺代替了黄金的茶勺，即使用千金求得的中国茶杯也同不过是杂器的“备前”和“信乐”等瓷器放在一起对待。整个茶室变得“枯寂”了，与这“枯寂”最相称的花器就不再是胡铜了，而必须是一种新的花器。就在这时千利休看到了一片竹林，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把竹子做成花筒，但这时的千利休眼中出现的是花插在竹筒里的姿态，于是他就把竹子砍下做成了竹花筒，第一个竹花筒就这样诞生了。以后，在“枯寂”的茶室中可以经常看到竹花筒里插着一朵山茶花，或是两朵野菊花。

家元们就要弟子们通过学习茶席的花的历史、竹花筒花器的历史，来领会村田珠光的“学习草木的体”，千利休的“插花就要象开在山野中的花那样”的美学思想的内涵。让弟子们懂得要使茶花象山野中的自然环境中开着的花那样，就必须学习天地山川的自然姿态，学习自然中生长着的草木和花的姿态，重视它们的自然天性，重现它们在自然中的风姿，毫不做作地插花。

这样一来，弟子们对千利休的“茶室的花必须只用一种，而且只要插一、二枝就可以了”的主张就能理解了，与“枯寂”的美学理想相符的是千利休的作品中的“一轮的花”，简朴的茶室，配上“一轮的花”懂得了什么是“枯寂”的弟子们就不会再觉得单调了。“枯寂”的茶花就这样深深地植根于弟子们的心中，以自然朴实为美的教育也

就大功告成了。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有些佳话不是史实上的真实故事,但以此类不是何时被承传下来的佳话用之于教学实践中,在促进弟子们领会茶花的精髓和对茶道先贤们个性索求的理解上,不仅是卓有成效的,也是切实可行的。

¹千利休（1522-1591年）。出生在大阪的一个商人家庭。他是村田珠光和武野绍鸥的继承者，集茶汤之大成。他是一个趣旨自在的茶人，他的“花就象开在山野中的花那样”的美学思想不仅给了茶席的花，也给了后世的插花多种多样的影响。

²武野绍鸥（1502-1555年）。室町时代末期的茶人。学过和歌，对中国古典文学很有研究，对村田珠光创建的茶室布置做了改进，对枯寂茶发表了不少自己的见解，在茶花上也有很多新的创意。千利休是他门下的弟子

³古田织部（1543-1615年），千利休以后的茶汤的指导者。他是从属于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的大名。千利休死后，他被称为“天下宗匠”。他以自由的感性，和各个时代对应，无论是织田信长还是德川秀忠，都喜欢他的茶花，是一个顺应潮流的杰出的茶人。由于他本人是大名，因此性格非常开朗、豪放，再加上他又爱好风雅，所以将茶花发挥得不留一点余地。

⁴松屋久好，桃山时代的茶人。现存其著《茶会记》（1586-1626年）。曾随其父松屋久政参加过北野大茶会。

⁵村田珠光（1423-1502年），奈良称名寺的僧人。枯寂茶的创始人。

⁶能阿弥（1397-1471年），足利义政同朋众的一员。擅长唐物鉴赏装饰，著《君台观左右帐记》。

⁷池坊专应，战国时代池坊花道的树立者。

How to Teach Tea Flowers in Japanese Tea Ceremony —In Relation to Episodes or History of Tea Ceremony —

Gu Chunfang, Gu Wen

This paper is about the teaching methods of displaying flowers in a tearoom. How can “the sprit of tea flowers” be taught to our pupils? I try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by using many episodic and historic examples of tea ceremony initiation.

I focus on the features of two teaching methods and their practical effects.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teach “the sprit of tea flowers” and “the sprit of chanoyu” through formal theories and formal manners. So I think that the methods of teaching the history of tea ceremony through the episodic and historic examples are very important and also effective.